鄧艾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鄧艾論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事物之理，可以情通，而不可以跡係。通之以情，則有以適變，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；係之以跡，則無以制宜，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。是以天下事功之成，常出於權；而其不濟，常主於固。夫以人為是而求踐之，不知所以踐者，於今為非；以人為非而求矯之，不知所以矯者，於今為是。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，而係之以既往之跡，故其所以踐與矯者，適足以為禍悔之資也。

昔衛青之擊匈奴，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，於令當斬。青以不敢專誅於外，囚建送之。人皆多青之不擅權，得所以為臣與帥之順道也。皇甫嵩討賊梁州，董卓副之，賊平，詔卓以兵屬嵩，卓不受詔，挾兵睥睨。人皆勸嵩誅之，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，而以狀聞。卓因遂其兇逆，卒以不制。夫嵩之舍卓者，非出於他也，蓋以衛青不戮蘇建，獲恭厚之譽，遂係跡而求踐之。不知所以舍卓者，於今為縱寇也。鄧艾之伐蜀也，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，乘危決命，卒俘劉禪，可謂功矣。然其心氣闊略，以為閫外之任，當制威賞。乃大專拜假，至欲擅王劉禪，留西不遣。雖司馬文王以順諭之，猶不見聽。是以鐘會得入其間，以及於誅而不悟也。夫艾之專制者，非出於他也，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，故蹈後悔，遂係跡而求矯之。不知所以矯嵩者，於今為召禍也。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，而專係乎既往之跡。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。

觀艾之為將也，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，喜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。艾常以是勝敵矣，而卒結禍於其身者，亦以此也。始鐘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劍閣。姜維以摧折之師，憊於奔命，雖能拒扼，而終非堅敵也。艾為主帥，不務以全策縻之，乃獨以其兵萬人，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，以襲劉禪。蓋出其不意，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，鑿山險，治橋閣，巖谷峻絕，士皆攀緣崖木，投墮而下。又糧運不繼，而艾至於以氈自包裹，轉運而下。嗚呼！

可謂危矣。士皆殊死決戰，僅獲破諸葛瞻之師，而劉禪悸迫，實時束手。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，以待援師之集，則艾為以肉齒餓虎矣。艾一不濟，則鐘會十萬之師，可傳呼而潰矣。艾以其身為僥幸之舉者，乃求生救則之計，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，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。是役也，非艾無以取勝於速，而其勝也有出於幸。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，亦艾致也。夫奇道之兵，將以掩覆於其外，必有以應聽於其內，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。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，以其有李佑之為鄉導故也。使其無應聽之主，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僥幸也？西漢中興之名將，無若趙充國，史稱其沈勇有大略。觀其為兵，期於克敵而已，每以全師保勝為策，未嘗苟竟於一戰。故其居軍無顯赫殲滅之效，卒至勝敵於股掌之上。安邊定寇，皆出其畫，而獨收其成勛，他將無與焉，幾於所謂無智名、勇功之善者也。由是觀之，艾之所以不免者，亦其操術之致然也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